

土默特文史资料

第三辑

(请交换、指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土默特左旗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一九八八年七月

目 录

土默特部蒙古语初考·····	卜·图力更	(1)
我的回忆(续)·····	云 祥 生	(21)
二叔走了以后		
——对一户抗属的忆述·····	云 荫	(41)
查获归绥国民党三青团女主任的经过		
·····	塔 拉	(56)
《蒙古知行月刊》创办的经过·····	殷 石 麟	(60)
亲历见闻片断杂忆·····	张 希 孟	(67)
哲布尊丹巴搞外蒙独立时		
土默特人的参与概况·····	张 尔 杰	(83)
下里巴人之话		
——土默川上的歇后语·····	云 瑞	(96)
土默川农谚百条试释·····	王 道	(104)
从历史档案看土默特煤矿业的开发与矿权之斗争		
·····	石 志 余	(126)
土默特蒙古户口地的由来与变迁·····	彭 勇	(170)
土默特地区戏曲·····	崔 殿 月	(179)
逸闻三则·····	官 步 生	(189)
土默川烟毒史话·····	张 尔 杰	(193)

土默特部蒙古语初考

卜·图力更

前 言

蒙古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它属于阿尔泰语系。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语族、通古斯—满语语族和蒙古语语族。蒙古语语族又包括莫戈勒语、达斡尔语、蒙古尔(土族)语和蒙古语等诸语言。

现代蒙古语分卫拉特(西部)方言、布里亚特(北部)方言和内蒙古—喀尔喀(中部)方言。卫拉特方言包括伏尔加土语群、科布多土语群和准噶尔土语群；布里亚特方言包括西部土语群、东部土语群和南部(或色楞格)土语群；内蒙古—喀尔喀方言包括察哈尔土语群、鄂尔多斯土语群、科尔沁土语群、巴尔虎土语群、库伦喀尔喀土语群、西部喀尔喀土语群和东部喀尔喀土语群。

一、土默特蒙古语的系属

西土默特蒙古语自十三世纪以来，应隶属于内蒙古

一喀尔喀(中部)方言，它是现代察哈尔土语群中分布地域上不太广，使用人口较少的一个土语。为了追溯土默特蒙古语的历史演变，应先将蒙古语中部(内蒙古一喀尔喀)方言的形成及其历史发展概况阐述一下。

大家知道，额尔古纳河东岸一带，是蒙古民族兴起的发源地或历史摇篮^①。大约从公元七世纪开始，蒙古诸氏族或部落逐渐西迁，到了十一、二世纪的时候，蒙古诸部落基本上被分为“森林”部落(即林木中的百姓)和“草原”部落(即毡帐里的百姓)两大群。当时，蒙古“森林”部落居住在贝加尔湖沿岸和叶尼塞河上游一带；蒙古“草原”部落则游牧于呼伦贝尔湖和阿尔泰山山脉一带。经过几个世纪的繁衍、发展，蒙古“草原”部落逐渐分布在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内蒙古地区。他们世代生息在这个地区，从事畜牧业，保持着游牧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往往被称为本土或本部蒙古人。换句话说，他们正是蒙古贵族首领成吉思汗的祖先。

内蒙古和喀尔喀蒙古人主要是从古代蒙古“草原”部落繁衍而来的。蒙古“草原”诸部落，在古代多半是处于大联合、小分裂的社会状态。大约在十一世纪初叶，他们之中，以塔塔儿部为首的部落称雄于蒙古高原地区。他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曾经是蒙古“草原”诸部落或地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势力强大。因此，当时的

注① 参见《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出版社，1981年汉文版，第10页。

塔塔儿部(鞑靼部)便成为蒙古“草原”诸部落的代名词。到了十二世纪初叶,蒙古“草原”诸部落又被称为漠南(白鞑靼)和漠北(黑鞑靼)两部,漠南部占据现今的内蒙古地区,漠北部占据外蒙古地区。十三世纪初(1206年),蒙古“草原”诸部落首领帖木真(即成吉思汗),经过数十年的奋战,统一了蒙古高原各部,建立了游牧军事贵族政权——蒙古汗国。当时的大漠南、北特别是漠北地区便成为蒙古汗国的统治中心,由于蒙古社会的统一,使漠南和漠北西部逐渐融合为一个新的社会共同体,所以,漠南和漠北蒙古诸部落方言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基本趋于统一。正如桑席叶夫教授所指出:“在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各种不同的蒙古方言构成相当统一的统一体。这些方言是统一的蒙古语的部落分支。使用这些方言的是蒙古诸氏族和诸部落的各个集团。”接着又指出:“……曾经统一于各族人民的征服者成吉思汗的国家的各个蒙古部落所使用的统一的蒙古语的诸方言,它们之间的区别较之现代蒙古诸语言之间现有的区别小得多。”^①

由此可见,在蒙古汗国建立的前后,蒙古“草原”诸部落之间的语言差别很小,同时,就在这个时期(12世纪末或13世纪初)里,蒙古书面语——古回纥蒙古文首先在“草原”部落的乃蛮部里开始使用了。这就是说,如果古代蒙古书面语最初产生于乃蛮部落的话,那么,这

注①桑席叶夫:《蒙古语比较语法》,民族出版社,1959年汉文版第1页。

样文字很可能是在乃蛮部落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因为任何一种书面语，都是以活的口语为依据而产生的。

十三世纪中叶(1260年)，蒙古统治者忽必烈可汗称帝后，将蒙古汗国的统治中心由漠北的哈刺和林转移到漠南的上都(今锡盟正兰旗境内)，后迁燕京(即大都)并扩大了其统治范围。忽必烈可汗为了更有效地行使国家的统一政权，统治全国各个民族起见，便命西藏八思巴大喇嘛于1269年创制了“方块蒙古文”，亦称“八思巴字”，企图拼写各个民族语言。但是，随着元朝的逐渐衰亡，这种方块蒙古文很快被停止使用了。尽管这种文字能够反映出当时漠南蒙古各部的语言特点尤其是语音特点，但由于八思巴文的字形比较繁琐，不易学习和掌握，所以它不得不让位于古老传统的回纥蒙古文。

十四世纪初，蒙古佛教学者却吉斡色尔对古回纥蒙古文进行了某些重大改进后，而这种文字仍然是漠南和漠北蒙古各部通用的蒙古书面语，并且是整个蒙古社会标准的、正统的书面语。

十五世纪下半叶(1478年)，成吉思汗的后裔达延汗统一了漠南和漠北蒙古各部，消除了蒙古各部落的内战，在本土蒙古地区重新建立起比较稳定统一的游牧贵族政权，并将大漠南北的蒙古各部分为六万户，其中察哈尔、永谢布、鄂尔多斯和土默特四万户，都分布在现今的内蒙古地区。当时，大漠南北蒙古各部的语言，基本上处于统一的状态，而没有发生大的分化，因为蒙古社会重新出现了统一稳定的局面。

十六世纪中叶，在蒙古达延汗之孙、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的倡导下，喇嘛教首先在漠南蒙古地区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与发展，大量的藏文经卷开始被翻译。

从十七世纪开始，由于喇嘛教在漠南和漠北蒙古地区的广泛传播，先后翻译出版了《甘珠尔》、《丹珠尔》、《牧莲僧救母经》、《大般若经》和《波罗密心经》等佛教经典著作。同时，在这个时期内，漠南蒙古地区的佛教僧侣们还撰写了许多蒙古语言和历史巨著，如察哈尔林丹汗时代呼吐克图·颂梯坦·贡嘎斡色尔的《居日亨内·陶勒迪》(蒙文启蒙)、阿拉善拉布金巴·大喇嘛丹津达格瓦的《敖格特尔贵·玛尼》(蒙文启蒙续编)、阿拉善拉仁巴·大喇嘛阿格旺丹德尔的《贺楞·其木格》(语言的修饰)、鄂尔多斯部呼图克吐·彻辰·洪台吉的《蒙古白史》、土默特部阿勒坦汗随臣达延恰(或恰台吉)记录的《阿勒坦汗传》、鄂尔多斯部萨囊彻辰洪台吉的《蒙古源流》等等。由于这些蒙古文巨著的流传和影响，进一步促进了旧蒙古书面语的发展，而书面语的发展又促进了口语的发展。大约正是在这个时期内，蒙古语中部方言(或内蒙古—喀尔喀方言)。在漠南和漠北蒙古语活的口语的基础上形成了，并且它已具备了不同于蒙古语西部方言(或卫拉特方言)和北部方言(或布里亚特方言)的许多特点。正如桑席叶夫教授所说的那样：可以说，正是在这第三个时期(指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之交—笔者注)，旧书面蒙古语言成了本土蒙古人的语言，对于布利亚特—蒙古人跟卫拉特人来

说，它好象处在“外国”语的地位。上面所说的意味着，从这个时期以后，旧书面语言只由本土蒙古语的方言成分补充，这些成分只是在正字法形式中复古了。当然，这种旧书面语言的形态学外貌还继续保留从前的样子。到18世纪初，地方方言的影响显然加强了，这引起仿佛是几种标准方言的形成”①

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清朝统治者先后征服了漠南和漠北蒙古部，后于十八世纪下半叶(1778年)又征服了漠西蒙古准噶尔部，重新统一了蒙古各部。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即1644—1911年)间，漠南部(内蒙古)和漠北部(外蒙古)虽然在行政区域上被划为两大部，但在语言方面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而分化成两个不同的方言。

在历史上，漠南和漠北蒙古人一向共同使用着传统的旧蒙古书面语，在旧蒙古书面语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曾经不断地吸收过内蒙古蒙古语诸土语群和喀尔喀蒙古语诸土语群里一切优秀的语言成分(其中也包括土默特语的语言成分)。由此可见，旧蒙古书面语无疑是在内蒙古一喀尔喀(或中部)方言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丰富起来和精炼起来的。

二、土默特蒙古语的演变

阐明土默特蒙古语的历史源渊及其演变情况，是很困难的；研究土默特土语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也是很

注①桑席叶夫：《蒙古语比较语法》同上，第15—16页

困难的。因为历史上在土默特部保存下来的蒙古语文献和活的口语材料甚少，再加上现代西土默特旗人普遍转用了汉语，即使有高令者会讲一些不完整的蒙古语句或单词，也是寥寥无几。这会给我们了解或考究土默特部蒙古语的演变历史带来许多困难。现在要想追溯或构拟土默特部蒙古语的历史演变，也只能结合土默特部的族源和历史发展，加以推断与分析，作一次尝试，可能不那么准确。

土默特部的历史悠久，渊源流长。土默特部的历史经过漫长的演变，颇为复杂，学者们对其族源的考证，又多分歧。土默特部的族源又和土默特部的原始蒙古语（或者说12世纪前后的蒙古语）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先从土默特部的族源谈起，去探讨一下土默特蒙古语的来源。

许多蒙古学学者认为，土默特部源于古代的豁里·秃马敦（惕）部落。根据现存最早的蒙古文献，即1240年成书的《忙豁仑纽察·脱察安》（“蒙古秘史”）中记载，在第一卷第8、第9节和第十卷第240节、第241节里都出现过“豁里·秃马敦”或“秃马惕”部。如第8节中写道：“那群百姓是〔属于豁里刺儿台·蔑儿干一族的〕。〔当初〕阔勒一巴儿忽真洼地的主人，巴儿忽歹·蔑儿干把名叫巴儿忽真·豁阿的女儿嫁给了豁里一秃马惕部的首长豁里刺儿台·蔑儿干。那个〔女子〕就是豁里刺儿台·蔑儿干的〔妻〕，巴儿忽真·豁阿，在豁里秃马惕部，阿里克一兀孙所生名叫阿阑·豁阿的女

儿”①在这一节里，主要指出了豁里·秃马惕部人与巴儿忽真（惕）部人的婚姻关系。巴儿忽（浑）人就是现代巴尔虎人的远祖。

在《蒙古秘史》第9节里又写道：“豁里刺儿台·蔑儿干在自己的豁里—秃马惕〔部〕有貂鼠、灰鼠和〔其他〕野物的地方，互相禁〔猎〕，彼此交恶，〔自立〕为豁里刺儿氏，听说而不而罕山的野物〔和〕可猎之物甚多，地方〔又好〕，就迁徙到不而罕山的主人们哂赤·那颜，〔和〕兀良合〔族〕的地方来。朵奔蔑儿干在那里娶豁里—秃马惕〔部〕豁里刺儿台·蔑儿干〔之妻〕在阿里黑—兀孙所生的女儿阿阑·豁阿的经过是这样。”②这一节主要指出了豁里·秃马惕人居住在古代蒙古北部森林地带，属“林木中百姓”，从事林业生产，为狩猎民。同时，又指出豁里·秃马惕部的姑娘嫁给成吉思汗十一世祖朵奔·蔑儿干的经过。

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哀丁在十四世纪初撰写的《史集》中谈到秃马惕部落时说：

“这个部落的所在地，靠近上述巴儿忽真—脱窟木〔地区〕。它也是从巴儿忽惕人的亲属和支系分出来的。”

③他还指出：秃马惕部也是从巴儿忽惕、豁里和秃刺思部落中间分出来的。这些部落彼此接近，他们被称为巴

注①扎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汉文版第10页。

注②同上书，第11页。

注③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00页（汉文版）商务印书馆。

儿忽惕①。

如果拉施特的论断准确的话，那么，古代豁里·秃马惕的部落方言应与巴儿忽惕部落方言同类，或者说彼此相近，假如我们设想古代的豁里·秃马惕人就是现代土默特人的始祖的话，那么秃马惕人是从巴儿忽惕部落中派生出来，又是同一部族，而现代土默特人的原始蒙古语应该与巴儿忽惕部落方言相同或相近，甚至可以说源于巴儿忽惕部落方言。但是，这种推论恐怕与历史事实不相符，难以立论。我们认为，在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的时候，巴儿忽惕部、豁里部、豁里·秃马惕部、豁里·不里牙惕部等诸部落，大概已经形成了一个部落联盟，语言彼此接近，基本上属于类似的部落方言群。正如《布里亚特蒙古史》中写道：“十二—十三世纪，豁里—秃马惕部、亦乞刺思部、巴儿浑部（巴儿忽惕部）、不刺合臣部、克列木臣部和斡亦勒惕部，还不是一个统一的部族，还没有共同的名称。依据史料仅知他们是非常不巩固的、临时的部落联盟。当时，这种部落联合体可能有三个：1. 豁里—秃马惕部（今豁里地区布里亚特人的祖先），2. 巴儿忽惕部，3. 布里亚特部。加入后一个部落联盟的有不刺合臣人、克列木臣人、也可能有亦乞刺思人。

这三个“森林”蒙古人（布里亚特人祖先）集团，是居住在安加拉河和勒拿河流域以及贝加尔湖东岸和色楞格河下游的部落联合体，即后来形成成为布里亚特部族

注① 参见同书，第198页。

的部落联合体产生核心。”①

由此可见，远古的豁里·秃马惕人、巴儿忽惕人和木里牙特人，均属同一族类，他们的语言属古代蒙古北部诸部落的方言，即现代蒙古语的北部（布里亚特）方言。

蒙古历史语文学家达木丁苏隆在蒙译《蒙古秘史》时，将豁里·秃马敦一词译成 *ᠬᠣᠷᠢ ᠲᠤᠮᠠᠳᠤᠨ*，并注释为（*ᠬᠣᠷᠢ*）即豁里·不里牙惕。可见，豁里（*ᠬᠣᠷᠢ*）一词为不里亚惕部的一种族姓，所以他们往往又称作豁里·不里牙惕、豁里·秃马惕、豁里刺儿台·蔑儿干等等。在远古，豁里部或豁里人，大概正是秃马惕人和不里牙惕人共同的祖先。所以说，豁里·秃马敦人并非现今土默特蒙古人的始祖，而是布里亚特蒙古人的祖先。

拉施特在其《史集》中又提到秃马惕部时还说，“这些斡亦刺惕部落的禹儿惕和驻地八河（Sankis muvan）地区。在古代，秃马惕部住在这些河流沿岸。……”

这些部落自古以来就人数众多，分为许多分支，各支各有某个名称……。

虽然他们的语言为蒙古语，它同其他蒙古部落的语言〔毕竟〕稍有差异，例如：其他〔蒙古人〕称刀子为“乞秃合”（*kitugeh*），而他们〔称作〕“木答合”（*mudageh*），诸如此类的词语还有许多。”

注①《布里亚特蒙古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社会历史室，汉译本第42页。

①拉施特认为，古代秃马惕部的语言与斡亦剌惕部落的语言也相近，而与其他蒙古部落的语言有所不同。也就是说，秃马惕人所操之语言又属于蒙古“森林”部落的斡亦剌惕方言，即现代蒙古语西部（卫拉特）方言。

不管古代豁里·秃马惕部的语言，属不里牙惕（或巴儿忽惕）部落方言也好，还是属斡亦剌惕部落方言也好，都与土默特人的原始蒙古语无关，或者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根据土默特部的历史沿革和方言特点，其族源很可能来自古代的客列亦惕或克烈惕部落②，为蒙古“草原”诸部落之一。

历史记载表明，古代客列亦惕部始居唐努山脉萨彦岭谦州，后南迁至土兀刺（土拉）河一带，逐水草迁徙，往往在杭爱山脉与肯特山脉之间游牧，北邻“森林”部落，南隔大漠，西邻乃蛮部，东接蒙兀，常与突厥畏兀儿人来往，为蒙古中部的一个强劲的部落。该部落的首领王罕，初与帖木真（成吉思汗）结为“安答”（盟友）后决裂，被帖木真所击溃，客列亦惕部众纷纷被俘，变为蒙古汗国的属民。如《蒙古秘史》第187节里写道：“俘虏客列亦惕百姓，分配给众人，不使任何人缺少。分配土棉—秃别坚〔氏族〕人口，使大家都分得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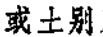
注① 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册，汉文版第192—193页。商务印书馆。

注② 参见黄静涛：《土默特历史问题丛说》——“土默特史料”第八卷。

够，〔分配〕斡亦—董合亦惕〔氏族〕人口。不到整天就分配完了。把〔性好〕血战掠夺的尺儿斤氏的众勇士解散，〔但〕不够均分。那样消灭了客列亦惕百姓以后，那年冬天在阿卜只阿—阔迭格里〔山〕过冬。”①

从上述引文中可知，客列亦〔克烈〕惕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大部落或部族。在这个部落里还包括许多氏族或小部落。如只儿斤、董合亦惕、撒合亦惕、土别兀惕和阿勒巴惕氏族等等②。在《多桑蒙古史》中也指出：

“克烈部，部众甚多，居斡儿寒（orcoun）秃刺两河沿岸，邻于哈刺和林诸山。有六部落：日赤儿乞儿（Tchirkir），日董合亦惕（Toungcaite），日秃马兀惕（Toumaoute），日撒乞阿惕（Sakiate），日赖里阿惕（Eliate），日克烈惕（keraite），自从诸部并属克烈部长以后，由是皆名克烈。”③

由此可见，古代客列亦（克烈）惕部落中有若干支系，其中秃马兀惕或土别兀惕氏族大概就是现今土默特人的先祖。《史集》中的土别兀惕，就是指《秘史》里的土棉·秃别坚、土棉·秃别干、土棉·土别格或土别格等氏族。《秘史》蒙译本里写着  (tumentubegen)，虽然它在语音上与秃马兀惕或土别兀惕(—tumed)有所差异，但与史实基本相吻。不过，还应该作进一步研究。

注① 扎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第205页。

注② 参见《史集》第209—211页。

注③ 《多桑蒙古史》（上册），第4041—页，中华书局。

土别兀惕人既然是现今土默特人的祖先，那么，土默特人的原始蒙古语自然应源于古代客列亦惕部落方言。追溯客列亦惕部落方言的来源，那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关于客列亦惕部落的活的方言材料，学者们往往是依据客列亦惕部落的社会历史，而推测其所操之语言的概况。

在远古，客列亦惕人属突厥—蒙古人，后来由于客列亦惕部曾经强盛一时，向外扩张，其周围的许多蒙古人纷纷投入该部，所以在语言风俗习惯上发生了变化，促进了蒙古种族与突厥种族的融合，最后当客列亦惕部被成吉思汗所灭之后，其部众被分配到当时的蒙古各部，逐渐融化在蒙古人之中。正如拉施特在谈到客列亦惕部落时指出：“他们是蒙古人的一种；他们住在斡难、怯绿连〔两河沿岸〕蒙古人的土地上。”①

大约在十三世纪以前，由于客列亦惕人与突厥（回纥）人相互来往，或长期杂居在一起，无论在语言方面，或在生活习惯上，都互有影响，彼此融合着。所以，在客列亦惕人中间还保持着突厥人的某些特征，“其风俗习惯语言与蒙古人颇相近，此部人奉基督教。”②

但是，到了十三世纪初叶，随着蒙古汗国的建立和蒙古部落联盟的产生以及蒙古部族的形成，而客列亦惕部落随之灭亡，其突厥化的部落方言也逐渐溶化在蒙古部

注①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一分册，第207页（汉译本）

注②同上书，第41页。

族的共同语言之中，或者说溶化在本部（中部）蒙古语言之中。正如《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所说：“蒙古部族的形成的问题也是比较复杂的。蒙古语系的和突厥语系的中央亚细亚部落（其中包含一些从东方渗入的通古斯成分），是蒙古部族构成的基本部分。这个过程主要发生在13世纪。蒙古语在与突厥语和通古斯语混合时，取得了优胜的地位。

它丰富了它的字汇，同化了这些语言，但对自己的文法体系，除了加以改进以外，并不改变。”^①

综上所述，关于土默特部的原始蒙古语也只能大改追溯到源于古代的客列亦惕部落方言，而客列亦惕部落方言又融合于“草原”诸部落（即蒙古本部诸部落）的共同蒙古语中，以后沿着成吉思汗氏族的传统蒙古语言继续发展下来。

土默特人是成吉思汗氏族的直系后裔，他们一向属于蒙古汗国的本土部众。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土默特部就是全体蒙古的四十万户（不包括已拉特部四万户）之一。蒙古帝国崩溃后，蒙古本部（中部）只剩六万户，分左右两翼。如蒙古《黄金史》（阿勒坦·脱卜赤）所说：博格达成吉思汗的六万户是鄂尔多斯一万户、十二土默特一万户、永谢布一万户为右翼三万户；察哈尔一万户、喀尔喀一万户、兀良哈一万户为左翼三万户。同时，在《黄金册》（阿勒坦·德卜特尔）里也谈到：“十二土默特万

注①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汉译本，第82页，1958年，科学出版社。

户为羈马之桩,为狙击之俘,为蹶踪之食,为阿尔泰山,为十二通衢之守护,为山巅之鄂博,为平地之丰碑”。^①这里明确指出古代土默特万户的驻守范围和职责。可见,土默特部自古以来就是蒙古汗国或本部的基本组成部分。

十五世纪后半叶,成吉思汗十五世孙达延汗(巴图蒙克),命三子巴尔斯博罗特赛音阿拉克征服了十二土默特万户,并以济农(副汗)汗位统率了右翼三万户。十六世纪初叶(1531年),巴尔斯博罗特赛音阿拉克济农死后,其长子衮必里克墨尔根世袭济农位,统率鄂尔多斯万户;次子阿勒坦汗(成吉思汗十六世孙)占据十二土默特部,成为土默特万户的最大领主。

从阿勒坦汗统治时期(十六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土默特部政治和宗教文化的日益发展,土默特部的蒙古语言文字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对蒙古中部(内蒙古—喀尔喀)方言的形成与繁荣,也起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末叶,约三百五十多年,在土默特部地区先后出现了许多蒙古语言、历史和佛教经典译著。

十六世纪下半叶,土默特呼和浩特席力图(锡呀图)召固什·大喇嘛阿尤希创制了蒙文《阿利伽字母》(ᠠᠯᠢᠭᠠ ᠰᠢᠨᠠᠭᠤ)并在蒙文字母表中增添了 > [kh]、ᠠ [tsh]、ᠳ [dz]、ᠥ [ph]、ᠰ [z]、ᠳ [e] 等拼记梵语和藏语的音标字母,进一

注①《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第9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